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四十三回 銀鑿殿張環露奸臉 白玉關薛禮得龍駒

詩曰： 白玉關前獨逞功，獲將寶馬賽蛟龍。
張環在有瞞天巧，難出軍師妙算中。

「好待寡人定罪！」張環叫聲：「陛下，這是冤枉的，臣實不知的。若講應夢賢臣，猶其無影無蹤了，薛仁貴三字從來不曾聽得，就有這個人，也是東遼國出身，前日在山西招兵，從來沒有姓薛的，何見謊君之罪？」朝廷說：「寡人也不來查你別件，就是東遼這幾座關頭誰人破的？寡人龍駕困在鳳凰山哪個救的？元帥被番兵囚在囚車內起解建都，何人喝退的？」尉遲恭說：「是，嘍！只問這幾樁事就知明白了，快些說上來！」張士貴叫聲：「萬歲在上，若說破關攻城之力，皆是臣婿何宗憲的功勞，鳳凰山救駕也是何宗憲救的，元帥起解建都也是宗憲喝退的，何為冒他功勞？」仁貴笑道：「張環，這些都是你何宗憲功勞嗎？虧你羞也不羞？自從在中原活捉董遼起，一直到病挑安殿寶，元帥功勞簿上那一件是你宗憲功？還要在駕前謊奏！」茂功旁邊冷笑道：「你二人不必爭論，總有千個功勞，無人見證，不知是何宗憲的，是薛仁貴的，我也實難判斷。如今有個方法在此，便能分出真假，可以辨明瞭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，怎樣個方法呢？」茂功說：「這裡越虎城下去有四十里之遙，東西有兩座關頭，東為白玉關，西叫摩天嶺。你二人各帶人馬前去，先打破關頭先來繳令，這些功勞多是他的，本來這兩個關守將一樣驍勇的。張環，倘我或有偏向那一個了，如今大家拈頭鬮子為定，拈著那一個鬮就去打那一座關便了，你們大家意下如何？」仁貴說：「軍師大人言之有理，張環可有這個本事嗎？」士貴道：「那裡懼你？我的宗憲戰法高強，大小功勞不知立了多少，何在為這一座關頭？就去何妨！」茂功就在案上提御筆寫了兩個鬮子，放在盒中倒亂一倒亂說：「你們上來取。」仁貴先走上來要取，茂功喝住道：「你乃是無職小臣，張環到底總管先鋒，有爵祿的，自然讓他先來取。」仁貴連忙住了手應道：「是。」張環上前取鬮子在手，拆開一看，上寫「摩天嶺」三字，茂功道：「既是張先鋒得了摩天嶺，薛仁貴去破白玉關，也不必拆開鬮子來看了。」張士貴聽說，心中十分慌亂，不管好歹，連忙辭了駕，元帥發兵一萬，父子六人巴不能夠早到早破，領了人馬星飛趕到摩天嶺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徐茂功說：「薛仁貴小將軍，這兩座關欺心得多在裡頭，惟有白玉關好破，可以馬到成功，手到擒來。這摩天嶺好不厲害，總有神仙手段也有些難破，諒張環不知何年何月得破此關。方才這兩個鬮子都是摩天嶺，所以叫你選取，不必拆開來看了。」仁貴聽言大喜說：「蒙大人照拂，薛禮無恩可報，求元帥發兵，待小將前去破關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待本帥點十萬兵與你帶去。」茂功道：「元帥不必發這許多人馬，只消一千個兵足矣，就他單人獨騎也可以去破得此關了。」尉遲恭說：「既如此，待本帥點雄兵一千與你。」

仁貴說：「多謝元帥爺。」連忙打扮結束，辭了天子，正欲轉身，茂功說：「你住著，我還有話對你話。」仁貴說：「不知大人有什麼吩咐？」茂功道：「小將軍，我有護身龍披一角，你帶在身邊。這有錦囊一個，你到白玉關，然後開來細看，照上行事，不得有違。」薛仁貴將錦囊龍披藏好，應聲：「得令！」出了銀鑿殿，跨上雕鞍，手提畫桿方天戟，帶領一千人馬離了三江越虎城，竟往東行來取白玉關，我且撇在一旁。

另講這張士貴父子一路望西而行，下來四十里，早到摩天嶺，一看嚇死人也！但見：迷迷雲霧遮山腰，山頂山尖接九霄。一堆不見青天日，虎豹猿猴滿處嘍。兩旁樹木高影影，踏級層層生得高。望上雲霧烏昏黑，那見旗幡上面飄？見說天山高萬丈，怎抵摩天半接腰。縱有神兵驍勇將，這番見了也魂消。

張士貴說：「我的兒，你看這座山頭如此模樣，也不知有多高，上面然雲霧漫漫，也看不出此條山路，又有壁棧在此，怎生樣破法？」志龍說：「爹爹，我們且攻他一陣，吶喊叫罵，待他有將下來，好與番將鬥戰。」士貴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」連忙傳令人馬，震聲吶喊連天，炮響不絕，鼓嘯如雷，番奴番狗罵得沸反淫天，總然上面響也不響，又是一陣喊罵，上面原不見動靜，連攻十有餘陣，天色晚暗，上面聽也不曾聽見。張環說：「我兒，此山高得緊，我們在此叫破喉嚨，上邊曉也不曉得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到明日我們走上去看，倒也使得嗎？」志龍道：「爹爹主見甚好。」此夜，父子商議停當。

明日清晨，坐馬端兵出了營盤，張環說：「我兒，待為父先上去探聽消息，然後你們上來。」志龍道：「是！爹爹須要小心。」張環道：「不妨。」帶馬望山路一步步走將上來，直到了半山中，望上去見影影旗幡搖動，只聽得上面喝叫：「南蠻子上來，打滾木下去。」眾番兵應道：「曉得！」張環聽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帶轉絲韁，三兩縱跑得下山腳，數根滾木也就打到山腳下了，說：「阿唷！我的兒，這個摩天嶺看來難破的，我們在山下叫罵，他們不來理你，若然上去，就要打滾木下來，這等厲害，分明軍師哄我們來送性命！」志龍說：「爹爹，我們不破摩天嶺，少不得也要死，如何是好？」

張士貴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說：「我兒，今番摩天嶺看來難破，破不成的了。不如帶領人馬竟望黑風關，下落戰船過海到中原，只說萬歲班師，哄住大國長安，把殿下除了，諒無能將在朝抵敵，你們保為父身登九五，不怕天下地方官不肯降順。那時，差勇將守住潼關，不容朝廷進中原。一則全了六條性命，二來一統江山一鼓而擒，豈不兩全其美？反得大唐不用絲毫之力。」

「孩兒們自當保父甫面稱孤。」張環傳令兵馬拔寨起程，離了摩天嶺，竟走黑風關，下落戰船，吩咐發炮三聲，把三千幾百號戰船多開盡了，一隻也不容留在此獨木城，解開蔑纜，由它大風打掉了。先鋒之令，誰敢不遵？就等朝廷差將追趕，沒有戰船。此為斷後之計。我且按下，不表張士貴反往中原。

單講薛仁貴帶領一千人馬也到白玉關前，吩咐按下營寨。一聲炮響，軍士安營。天色已暗，當夜在燈下取出軍師所贈的錦囊折開細看，只見上邊有幾行字寫得明白：「白玉關守將，名為完賢朱追都羅彌，有一騎寶馬，名喚賽風駒，日行萬里，夜走五千，可以大海浪中水面上奔走不濕人衣，你快取番將性命，奪此寶馬。今張士貴難破摩天嶺，已經帶兵往黑風關齊開戰船，反到中原去了。大國長安有千歲在那裡，惟恐延捱有傷殿下性命，所以贈你錦囊護身披一角，你快上賽風駒，下東海望中原救殿下性命要緊。且把張家父子拿下監牢，速來繳旨。是有王封。」仁貴見了這一個錦囊，也覺魄散魂搖，心下暗想：「諒軍師之言決然有准，救兵如救火，若不破白玉關，少有賽風駒，怎到中原？也罷，不如到關前討戰便了。」仁貴算計已定，把馬催到關前，呼聲大喝：「呔！」

關上番兒快報，說今有大唐朝護駕小將軍薛仁貴在此討戰，聞得你們守將叫什麼完賢朱追都羅彌，厲害不過，有本事叫他早早出關受死！」

不表關外討戰，單說關內把都兒飛報總府來說：「啟上將軍，關外有大唐人馬紮安營盤，早有一將名喚薛仁貴，在那裡呼名討戰！」都羅彌大怒說：「既有唐將在外討戰，與魔家帶馬過來！」旁有一將應聲道：「不必哥哥親自出馬，待兄弟前去取勝便了。」都羅彌說：「既如此，兄弟須要小心，待為兄到關上與你掠陣。」

二人全身披掛，帶馬過來，跨上雕鞍，離了總爺衙門，來到關前，發炮一聲，關門大開，吊橋墜下，豁刺刺衝出關來。抬頭一看，原來就是火頭軍穿白將薛蠻子。「魔家久聞你的本事高強，到了此地，你命就該絕了。」仁貴抬頭一看，但見這員番將怎生打扮：頭上戴一頂黃金虎頭盔，面如鍋底相同，兩道硃砂紅眉，一雙碧眼圓睜，高梁大鼻，闊口板牙，招風大耳，腮下一派連鬚竹根胡，身穿一領映花紫羅袍，外罩紅銅甲，左懸弓右插箭，手端大砍刀，坐下烏騾馬。

仁貴心下暗想：這一騎馬不像賽風駒，未知可是完賢朱追都羅彌，待我問聲看：「呔！來將少催坐騎，通下名來！」番將答應道：「你要問我之名嗎？我乃大元帥蓋麾下加為鎮守白玉關副將雷青便是！」薛仁貴要救殿下到中原要緊，那裡還有工夫打話，聽見說不是都羅彌，便縱一步馬上喝道：「番狗照戟吧！」把這一戟挑將進來，雷青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手中大砍刀望乾上噶噶噶

這一抬，險些跌下馬來。馬打交鋒過去，圈得轉來，仁貴喝一聲：「去吧！」插一戟刺將進來，雷青喊聲：「不好！我命休矣！」躲閃也來不及，正中咽喉，一命身亡了。關上有都羅彌一見雷青刺死，不覺兩眼下淚，吩咐開關，一馬當先衝出關來，大叫：「薛蠻子，你敢傷我兄弟，不要走，魔與你勢不兩立了！」薛仁貴聽抬頭一看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但見：頭戴一頂鑲鐵鳳翼盔，面如紫漆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銅鈴眼，口似血盆，獅子大鼻，腮下一臉五絡長髯，身穿一頓柳葉黃金甲，外罩血染大紅袍，手執一條銀纓槍，坐下乃是一騎賽風駒。

那薛仁貴連忙喝問道：「來者可就是完賢朱追羅都羅彌嗎？」那番將應道：「然也！既聞大名，何不早下馬歸降？」仁貴聞他就是，心中喜之不勝，也不打話，巴不能奪了賽風駒就走，喝聲：「放馬過來，照小將軍的戟吧！」

「嗖」這一戟望都羅彌面門上刺將過來，十二分本事多顯出來，那番將怎生招架得住？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手中銀纓槍望戟上噶啣這一翹，架得雙眼昏花，馬多退後數步，衝鋒過去，圈轉馬來，仁貴提起白虎鞭，望守將背上當這一擊，在馬上翻下塵埃，背梁打斷，嗚呼哀哉。連忙縱下馬來，一把把賽風駒牽將過來，跨上馬，傳令將自己這匹馬交軍士帶著，一千雄兵先報回越虎城去。身邊早備乾糧人參餅，在路上充饑，遂加上三鞭，這一騎賽風駒發開四蹄，離了白玉關飛跑而去。此馬原算寶駒，四足有毫毛髮出，猶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但見樹木山溪在眼前移過，不一天到了黑風關塘口，只見波浪滔天，是大海了。仁貴把賽風駒扣定，叫聲：「馬啊馬，我聞你乃是龍駒，在海面上可以行得，今我主殿下千歲在中原有難，該我薛仁貴相救，你若果有過海之力，便縱下去，倘淹死海中，也算盡忠而死了。」說罷把馬一縱下了海，只得馬蹄著水，毫毛在面上，原可奔跑。仁貴好不害怕，耳邊只聽得呼呼風聲不絕，這賽風駒用了跨海之力，真正飛風而去。仁貴用了些乾糧，伏在馬鞍轡上，眼睛合著，連日連夜由在海中行走。不到三天，早見了中原登州府海灘了，但見戰船密密，有汛地官在那裡看守戰船。仁貴縱上岸灘，有登州府王彪、總兵官徐熊二人喝住道：「呔！那裡來的？可是海賊？到何處去？」仁貴說：「我乃應夢賢臣薛仁貴，在東遼得功勢如破竹，保萬歲龍駕，乃扶唐大將，怎說海寇？你等做了汛地官員，如何這等不小心？張環父子瞞了陛下，在中原來謀反，欲奪大唐世界，你們不查明白，竟放了過關去，因此我隨後趕來擒他張環父子，相救殿下千歲，快容我到大國長安去。」兩個官員聽了魂不在身，說：「你既奉旨前來，可有憑據？」仁貴說：「有的。」

身邊取出護身披一角，那二人見了朝廷龍披說：「小將軍，卑職們罪該萬死，請將軍到衙中，待我備酒接風。」仁貴說：「要救殿下千歲要緊，不勞你們費心。那張環到來有幾天了？」二人說：「小將軍，他是昨日到的。」仁貴大悅道：「阿，如此不妨，還可趕得上。」別過，二人說：「將軍慢行。」

那薛仁貴離了山東，竟走長安。不一日一夜，到了潼關，連忙扣住了馬，望關口一看，只見上邊大紅旗上書著：「大唐鎮守潼關殷。」「阿，原來就是殷駙馬，我不免叫關便了。呔！關上的報與駙馬爺知道，說今日有聖旨下，要往長安，叫他開關。」那關上的軍士問道：「既有聖旨，可拿憑據出來照驗，你是什麼官長，說得明待我好通報。」仁貴說：「我乃應夢賢臣薛仁貴，有功於社稷，現有護身龍披在此，你拿去看。」丟上關頭，軍士接住一看：「真的。」連忙報入府中說：「啟上駙馬爺。」駙馬問道：「啟什麼事情？」

軍士稟道：「東遼國奉旨來了一員小將，自稱應夢賢臣薛仁貴，現在外邊，要過關到長安見殿下千歲的。」殷成聽見此言，心中暗想：昨日張士貴父子說朝廷奏凱班師，停駕登州府了，今日緣何又有東遼國奉旨來的？事有可疑，不必理他。」說：「駙馬爺，現在龍披在此。」殷成接來一看，果是朝廷的龍披，見了憑據，心內踟躕了一回，便說：「軍士過來，放他進關前來見我。」軍士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回身就走。到關上把關門開了，放進薛仁貴，領到帥府，薛禮下馬，進入殿來說：「駙馬爺在上，小臣薛仁貴朝見。」殷成用手攙扶說：「你乃應夢賢臣，請起看坐。」薛仁貴說：「不消坐了。請問駙馬，張士貴父子怎樣過關的？」殷成道：「正是孤也要問你。張環昨日到我關上，他說陛下奏凱班師，已經停駕登州，四五日內就到長安了。為什麼小將軍又說在東遼奉朝廷旨意去到長安，有何急事？到底陛下班師否？」

仁貴道：「駙馬爺有所不知，張環奉旨領兵攻打摩天嶺，不想竟把戰船一齊開了，趕到中原往進長安，有心要登龍位。我奉軍師密令，贈我錦囊，叫我白玉關上取了賽風駒馬，四日四夜在海中，趕來拿捉張家父子，相救殿下。誰想他哄進潼關，前往大國長安，不多路了，小臣事不宜遲，就要往長安去。」

殷成聽見，嚇得渾身冷汗，說：「果有此事？將軍請先行，孤也隨後就來。」

薛仁貴答應，忙到外邊，跨上馬如飛就走。駙也就通身打扮，帶領二十家將，離了潼關，竟望陝西而來，我且不表。

如今單講大國長安右丞相魏徵，那夜得其一夢，甚是驚慌，忙上金鑾殿，

正是：

奸臣縱有瞞天計，難及忠良預見明。